

Sounds of the field

郭佩宜 |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



Sounds of the field (影片 <https://youtu.be/DbiQr-YbM6U>)。

2018年6月，我再次回到長期的田野地——所羅門群島 Malaita 島的 Langalanga 礁湖，這次有導演薛常慧同行。

我熟悉單槍匹馬的田野工作模式，首度有影像工作的夥伴加入，對我而言帶來了新鮮的視角——我認識 Langalanga 超過 20 年，多少已經失去了剛入田野時驚奇與陌生的眼睛，藉由薛導演的發問、以及影像工作不同的切入方式，重新「去熟悉化」(defamiliarize)，田野的一切再度「不習以為常」，樣樣都需要解釋、重新定位。我會建議要拍的鏡頭，說明其在當地社會中的意義——這我不知不覺成為一個「報導人」，但同時又是一個反身 (reflexive) 的人類學者。這樣的過程讓我有機會戴上另一副眼鏡，觀看田野地以及身為田野工作者的自己。

有些時候，我們帶著攝影器材隨性隨機地在

村落中走動，捕捉日常生活的光景；我喜歡這些自然的偶遇，比安排好的 (staged) 的約訪要貼近真實。那天走著走著，我忽然聽到某個方向傳來微微敲擊的聲音，馬上興奮起來：「那邊有人在做貝珠錢喔～我們去看看。」

尋聲辨位，我們很快地找到正在把貝殼敲成小塊 (u'uia) 的女士，她金髮的兒子趴在一旁觀看，先生則在另一邊處理雜務。

此時我忽然意識到：打磨貝珠的聲音，是村落中的重要、日常音景（之一）。這是 Langalanga 才有的特色，我待得久了，經常聽而不聞，沒有特別留神，此番因為拍片之故耳朵才重新打開，聽到另一層的田野世界。

無論是製作時的材質、紋理、動作，或編串穿戴時的創意與華麗，貝珠錢有相當突出的

視覺吸引力；我們一般比較不會將之與聲音連結。然而製作時的各種聲音——敲擊、鑽孔、打磨——呈現了 Langalanga 人一再強調的身體勞動，貝珠錢是透過辛勤耐煩的反覆手作才成形，'bata e nana'（貝珠錢很難），而其經濟以及文化價值，都建立在這樣的「工作」之上。由於對 Langalanga 礁湖中的村落實在太熟悉，我過往沒有特別意識到——貝珠錢以音景的形式穿透日常村落空間，構築了「這是製作貝珠錢的 Langalanga 村落」的感知。

音景構築的文化感知例子很多，例如研究台灣與薩摩亞紋身復振的葉一飛，即留意到紋身研究經常聚焦在視覺圖案，而較少察覺傳統紋身技藝「拍次」的聲音與氣味，亦銘刻於參與者的記憶之中。蔡馨儀也曾書寫密克羅尼西亞 Pohnpei 島上敲打 sakau 製作重要傳統飲品的聲音，傳達了社會事件與社會連帶。（<https://guavanthropology.tw/article/6512>）

<https://guavanthropology.tw/article/6512>)

影片中，薛導演與我剪輯了與貝珠錢的聲音，還有其他各種村落中的聲音。短片在 2019 年 6 月底於中研院民族所音聲發微研究群主辦的工作坊 'Beyond words, or words & beyond' 中首次呈現，我們刻意在片中不使用任何文字或旁白，純粹呈現 sounds of the field。這是一般民族誌書寫文本無法呈現的，也是不可言說 (beyond words 的) 力量。讀者不妨比較看看，只看畫面、只聽聲音、以及聲影同步時，所認識與感知到的 Langalanga。

此外，我們也保留了拍攝當下 Langalanga 人一面工作一面與我閒聊的話語，不抹去不解釋也不翻譯，試圖表現「閒聊」本身也是田野中的一種聲音。'sounds of the field' 不只是當地人的音聲，也包括田野工作者的參與，這是田野的本質。